

黄光华 著

西夏宝藏

新发现的西夏宝藏

西夏文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西夏宝藏

黄光华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夏宝藏 / 黄光华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360-7467-5

I. ①西…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2965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加联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平面设计: 刘 萌

书 名	西夏宝藏 XIXIA BAOZ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 2 插页
字 数	560,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引 子

“这幅金丝绣线唐卡，是你从雪山岗带到旧金山来的？”站在地下室神台前的两个蒙面大汉，几把就撕掉了普桑·李和夏尔巴·昌格身上的睡衣，摁着跪倒在神台前。

“是……”全身赤裸的普桑·李，双手颤抖着捂住自己的前胸，看着眼前雪亮的藏刀，惊恐万分地点了点头。

“你是西雅部落的首长，应该知道这幅金丝绣线唐卡下面写的是什么字，快说！”那把雪亮的藏刀闪电般的扬起，架在了夏尔巴·昌格瘦长的脖子上。

“听说是……是西夏天书！”充满绝望和恐惧的普桑·李，颤抖着侧过身子，泪水长流地看着跪在身旁的丈夫。

“哈……哈……哈……原来是西夏天书。写的是什么意思，说！”得意的狂笑声中，雪亮的藏刀切进了夏尔巴·昌格的脖子。

“佛陀在上，你不能说啊，普桑……”夏尔巴·昌格强忍住刺骨的疼痛，声嘶力竭地喊道。

雪亮的藏刀一闪，那喊叫声顿时戛然而止。

地下室的地板上“咚”的一声轰响，普桑·李就看见自己的面前多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有人头上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却依然大张着嘴唇的脸。

“啊……你们……你们竟杀了他！”极度的惊恐唤起了极度的仇恨，让普桑·李顿时变得像个疯子一样，一边狂怒地叫喊着，一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面前血淋淋的人头，用自己的嘴唇对着那大张着的，还有余温的嘴唇狂吻着，“昌格，是我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

“快说，千年瑰宝在什么地方？”带血的刀光从空中划过，顺势又落在了普桑·李的左手臂上。

那带血的刀光并没有停留！

“咚”的一声，普桑·李的左手手臂和夏尔巴·昌格的人头一起，重重地落在了地下室的地板上。

普桑·李惨叫着倒在了地板上，疼得几乎快昏了过去。血糊糊的伤口，不停地向外狂喷着热血，挥洒着她生命的最后时光。

死神狂笑着张开了温暖的怀抱！

普桑·李并不怕死，怕的是家族近800年传承的历史秘密，将随着自己的死去而永远沉沦。惊慌和恐惧，在刹那间涌上了她的心头。

必须告诉莎娜！

普桑·李最后猛吸了一口气，死死地咬着牙关，在血泊中拖着无力的躯体，向着面前的神台爬了过去，将残存的右手伸进了神台下。

“无所不能的白石神啊，请你把财富和幸运赐给我们吧。天神降魔的时辰已到，你们这对遭天谴的孽障，遗世的祸害，下地狱去吧，千年瑰宝是我们的了！”在凶恶大汉狂怒的嚎叫声中，雪亮的刀光向下砍去。

普桑·李血淋淋的人头，顿时滚落在地。

“快走，白石神保佑，大功告成。”凶恶大汉小心地摘下神台墙上挂着的金丝绣线唐卡放进怀里，又抓起血泊中的两颗人头放进随身带来的皮囊里，然后站起来低声吼道。



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

2003年10月15日，农历羊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一。

昨夜的一场秋雨，使北京早晨的空气格外的清爽。而雨后的阳光则显得格外的温暖，驱散了寒露过后北方异常的阴冷。

位于天安门广场左侧的人民大会堂，映照着雨后初升的朝阳，似乎披上了一身金色的霞光。

刚到7时30分，国家文物局的董翔副局长和刘向东处长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下，迎接自日内瓦飞来的世界非遗项目评审团。年届60岁的董翔副局长，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也曾是闻名世界的河南殷墟大型考古发掘现场的总指挥。

只见4辆轿车组成的车队从西长安大街向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后，径直驶上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下的车道，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长、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世界非遗项目评审委员会主任理查德·米勒率先走了下来。一见到站在车前的董翔副局长，就高兴地一边握手一边说道：“董副局长，这次应贵国政府的邀请，前往四川成都参加古羌文化非遗项目的评审会，真的是很高兴啊。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也是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这次能亲眼目睹，是我们这些评审团成员的荣幸啊。”

董翔副局长也热情地讲道：“谢谢，谢谢，理查德主任这次亲自带队前来参加评审会，我国政府也非常感谢。诸位专家从日内瓦刚飞到北京，现在到四川厅稍微休息一会儿。吃完早餐后，我们就前往机场。飞到成都，刚好赶上下午的古羌非遗项目评审会！”

“好的！”理查德·米勒主任一行在董翔副局长的带领下，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四川厅。

一看到四川厅里的沙发上披着的大熊猫刺绣，理查德·米勒主任就高兴地问道：“董副局长，这次四川古羌非遗项目评审会的议程是怎么安排的？”

董翔副局长笑了笑，答道：“按照这次四川省非遗项目评审会议的安排，会期预计大约需要10天的时间。主要的参观地点呢，有北川的羌绣、九龙的古碉、嘉绒的羌歌、吴甲释比的祭天还愿、汶川的锅庄，还顺便参观一下都江堰、德格的藏经楼、康定的《格萨尔王》说唱，等等。10月25日，等古羌非遗项目评审会议闭幕后，我再陪同理查德主任及各位专家，到四川的卧龙山大熊猫繁殖基地参观指导。”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卧龙山，那可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啊，小贝又有一年没见了，我去年去看它的时候，才6个月大，现在肯定又长大了不少，真是想念它啊。”理查德·米勒主任是个出名的熊猫迷，去年去卧龙山大熊猫繁殖基地，专门认养了一只雌性大熊猫贝贝，“这次来中国，我夫人还专门为小贝准备了礼物呢！”

“哈哈，哈哈……”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董副局长，我这次来中国，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当面告诉你！”理查德·米勒主任也笑了笑，然后坐起来很严肃地说道，“最近啊，我到土耳其和意大利，还有瑞典和美国纽约，参加了几次历史研究会和古文明展示会。在会上，听到不少有关你们的传言。现在，世界文物界和世界史学界，还有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都在暗地里疯传，而且几个大的地下文物贩卖组织也都在蠢蠢欲动，好像又想搞你们呢。”

“嗯，搞我们什么？”是不是又有什么国宝文物，最近被走私到了国外？还是那几家拍卖行，又要拍卖中国历史上被掠走的国宝文物？董翔副局长一听，马上警觉地皱起了眉头。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总干事长都听说了，而且郑重其事地提出来，这件事看来就绝不是件小事。

“在你们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是有个千年瑰宝，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理查德·米勒主任也皱着眉头，有些神秘地问道。

“是啊……这个所谓的千年瑰宝，其实就是指的古西夏国宝藏。这个古西夏国呢，是中国历史上公元10世纪初，由党项羌人在今天中国的宁夏创建的一个国家。这个党项羌人，和我们这次到成都参加的古羌非遗项目评审会的古羌族，在历史上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原来是为了这件事，董翔副局长一听，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就笑了笑答道，“这个古西夏国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0来年，就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给灭亡了。说来也怪，在中国历史上，上自《山海经》、《史记》、《吕氏春秋》起，下至《汉书》、《新唐书》、《宋史》、《元史》和《明史》，这些史书典籍里，对这个党项羌的来历，和他所创建的古西夏国都

只有很少的记载，不像中国历史上其它的方国，都著有专门的史书。因此，中国史学界对古西夏国的帝族世系，丕绪传承，兴于何时和又灭于何时，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历史上至今也没有定论。至于说这个古西夏国还留有什么千年瑰宝，也只是道听途说，根本没有文字记载。我前年到西北去考察，有一天晚上去逛银川的夜市，在文物街的古宝斋里与老板闲聊，那个老板跟我讲，在宁夏的河套地区，民间有一个传说，说古西夏国的开国皇帝李继迁，在公元1000年统军路过贺兰山，突然看见山顶的空中出现了龙形彩云，于是就立下遗嘱，决定在银川建都和在贺兰山中挖洞藏宝。还说这个宝藏里面有什么炎帝剑啦、禹王鼎啦，金银就有几大车啊，等等。由于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民间就都称它为千年瑰宝。所以，你今天一提起千年瑰宝，我就想起来了。”

“嗯，看来所传非虚，这个千年瑰宝还确有其事。”理查德·米勒主任沉思着，点了点头，“这些国际上的地下文物走私贩子，还真的像非洲丛林中的野狗一样，嗅觉挺灵的啊。”

董翔副局长想了想，又有些不得其解地继续讲道：“对这个民间传说中的古西夏国千年瑰宝，虽然我也只是听说，但依我看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凡是被成吉思汗蒙古大军毁城灭族及统治过的地方，都是被扫掠一空，可以说无一幸免。譬如当时的西亚和东欧，包括俄罗斯等，被蒙古大军攻占后所成立的伊尔汗国和钦察汗国都是这样。只要蒙古大军的铁蹄踏过，都是一片废墟，不要说铜壶铁锅，就是老百姓嘴里镶着的金牙都抠走了，哪里还有什么宝藏留下。据《蒙古帝国黄金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是在公元1227年的5月，率百万大军围攻古西夏国的首都中兴府，也就是今天的银川城。不料在城下被古西夏国军的毒箭所伤，于7月12日不治身亡。到了8月初，古西夏国的末帝李睨打开城门举国投降，继任的蒙军统帅窝阔台为了报杀父之仇，不但活埋了李睨，还将中兴府所有的党项羌人全部斩尽杀绝，连城池也烧成了一片废墟，使方圆千里成了白地，彻底灭亡了古西夏国，成为了窝阔台汗国的领地。照此推想，这个民间传说中的千年瑰宝，能在当时蒙古大军的手中存留下来，其可能性很小很小，可以说希望不大。就是当时侥幸保留下来了，在元朝统治的近两百年时间里，也早就被盗挖一空了，不可能保留到现在。”

“嗯，你的推断还是有些道理。别的不说，东亚的波斯文明，还有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早期的印度文明，都是毁在了成吉思汗的手里。仅在中亚的历史名城撒马尔罕，拖雷就斩杀了近100万人，所有的金银铜铁都搜掠一空。”理查德·米勒主任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来自欧洲。对10世纪初蒙古军队在欧亚大陆毁灭性的烧杀掳掠，还是很清楚的。听到这里，也不由得点了点头。想了一想，又有些不解地问道：“我又听说这个古西夏国的千年瑰宝，在20世纪初，曾经被俄国沙皇委派的探险家科兹洛夫所发现，还挖掘和带走了几十驮震惊世界的文物，是不是这样啊？”

“是这样的，但那不是什么古西夏国的千年瑰宝。按民间的说法，千年瑰宝应该是在贺兰山的山里面。而科兹洛夫发现古西夏国文物的地点，不是在贺兰山的山里面，也不在银川附近，而是在现在的内蒙古额尔济纳旗地区的黑水城。”一提起旧中国文物流失的往事，董翔副局长就十分心疼地说道：“这个黑水城呢，是当时古西夏国所管辖的一个边陲小城。在公元1227年1月被蒙古军攻占后，就作为进攻西夏国首都银川的后方基地保存了下来，没有被摧毁。在元朝和明朝时期都还住有居民，后来由于巴丹吉林沙漠向东扩展，在18世纪初就被沙漠掩埋了。据我们的调查，这个科兹洛夫在1908年2月、1909年6月和1929年3月，利用北京清政府给他的批文，胁迫西蒙古土尔扈特部的达西郡王，让他派人带路，曾3次到过黑水城。确实挖掘和带走了几十驮古西夏国时期的珍贵文物，现在全部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里。除了俄罗斯的科兹洛夫以外，在1930年以后，美国的华尔纳、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和日本的山下奉武等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到了黑水城，挖掘和带走了不少古西夏国的珍贵文物。”

“对呀，你讲的这段历史，我在斯文赫定的回忆录中也看到过。他还在书里大骂科兹洛夫，说他像一头野猪一样把整个黑水城拱了一遍，没给他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文物。”理查德主任听到这里，也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禁不住兴致勃勃的插话说道，“而这个科兹洛夫为了炫耀自己的辉煌成就，将这些古西夏国的文物运回俄国以后，就把在黑水城的发掘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还有那些文物的照片，用投影的方式制成幻灯片，除了在圣彼得堡的冬宫里给伊凡沙皇放映外，还于1939年的6月到欧洲各国巡回放映了几年。里面的什么双头佛啊，还有什么镀金金刚啊，尤其是那些一卷一卷的古西夏文书籍，在欧洲各国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由于谁都不认识那种文字，而被世界史学界统称为西夏天书。我当时才6岁，也是看了那次幻灯片以后，才知道世界的东方还有更为古老，更为伟大的文明古国。”

说到这里，理查德·米勒主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可惜啊，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历史珍贵文物，现在却锁在别国博物馆的库房里！”

甘肃的敦煌，新疆的库车，山西的天龙山，北京的半坡遗址，陕西的皇陵，广西的象鼻山，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文物界遭受掠夺的重大损失之地啊。听到这里，又想到这些，董翔副局长也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老朋友，你讲得对啊。所以我国才签署了国际文物保护公约，想通过国际法追回这些文物。刚才我讲对古西夏国的历史，我国目前缺乏研究，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缺少史料啊。1992年，为了开展对古西夏国历史的研究，我们派了3个专家，专门到俄罗斯、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会同他们的专家，用了3年的时间，共同查阅和清理了被盗走的有关文献。编纂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目录》、《英藏黑水城文献目录》、《日藏黑水城文献目录》，总计有各种文献

20000余册，佛像及壁画和丝织品10000余件。并且，还挑选最重要的文献拓印回来一部分。但是，这些古西夏国文献又都是用西夏古文写的，国内没有一个人认识。不要说研究，就是翻译出来能看懂都做不到。没办法，在1996年，我们又从西北民族学院选派了一个叫赵中阳的年轻教授，专门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东方大学学习俄语，然后再到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东方部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去学习和研究古西夏国的历史和文字。这个赵教授今年年初才刚回来，就在宁夏银川的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专门设了个古西夏国历史研究班，在全国招收了28个研究生，准备对古西夏国的历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同时，在最近的20余年里，由中国宁夏文物局考古所牵头，西北各省派人参加，专门组建了一支古西夏国历史的文物考古队，对黑水城、贺兰山、银川城和古西夏国皇陵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和考察。我想啊，用不了几年，就会揭开古西夏国神秘的面纱，破译那西夏天书，出现一大批历史研究成果，填补我国对古西夏国历史研究的空白。到那时，古西夏国历史上真的有没有千年瑰宝，从理论上说，我们就可以下结论了。”

“嗯，你们的这个办法好。就像南美洲被遗忘和失落了的古玛雅文明一样，自公元1839年11月，被来自美国的探险家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和弗莱德里克·凯特伍德，在位于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交界处的山谷丛林中发现科潘古城后，看到那些巨大的石砌建筑，恢宏壮观的神庙，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和雕刻着象形文字的石柱，就认为这些东西绝对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才做得出来的。也是经过了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才最终破译了那些雕刻在石柱和石梯上的象形文字，向世人证明了10世纪左右的美洲居民，绝非我们想象中的野蛮人，而是创造了高度文明的玛雅人……董副局长，你所讲的古西夏国，我认为也是一样，只要破译了那些看上去神秘莫测的西夏天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古羌人在中华文明近万年从无到有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一朵奇葩，也能像古老的玛雅文明一样，震撼全世界。为了当好这次古羌非遗项目评审会的主任，我反复看了你们报送的历史资料，刚才又听你讲，这个传说中拥有千年瑰宝和创建了古西夏国的党项羌人，也属于古羌人，那么，对于我们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更是具有非凡的意义，希望你们早出成果。”听了董翔副局长系统性的介绍，让理查德·米勒主任回想起了参观科潘古城，感受玛雅文明的震撼经历，点点头深有感慨地说道，“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现在国际上都在说什么千年瑰宝是木羊年问世啦，有的博物馆开出了几十亿美元的天价来购买啦，等等，是不是这些国际地下文物走私贩卖组织，从那些被盗走的古西夏国史籍中发现什么线索啦，还是你们国内有人提供什么消息啊。我提醒你们啊，世界上那些地下文物走私贩卖组织，真正是无孔不入啊。只要能搞到值钱的文物，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都干得出来。”说到这里，理查德·米勒副总干事长晃动着满头的白发，有些激动地瞪大了眼睛讲道：“英国皇家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埃及国家博物馆，那么先进的保安措施，他们都能瞒天过海，盗走里面的文物。尤其是国际上有个木乃

伊长老会，那个总祭司里克·莱顿，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文物大盗，伊拉克一开战，他的文物贩子就潜进了各个博物馆，把里面的文物搜掠一空，世界上唯一一块记录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花岗岩律令，竟打碎用车运走了，连美军和国际刑警都拿他们没办法。你们中国有句古话讲得好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们可不要被他们钻了空子，遭受新的损失，一定要保护好古西夏国的遗物。”

“嗯，老朋友，谢谢你。你讲得很有道理，也提醒得太及时了。今年是公元2003年，也是中国农历的癸未年，按古生肖和五行讲，就是你说的木羊年。看来无风不起浪，从历史学术研究的层面进行探讨，或者从考古学的理论上进行推论，传说中的古西夏国千年瑰宝，我们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因为它遵循的原则是，只有看得见的实证，才能证明他是存在的。而从一个国家文物管理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不能说我们没看见的就不存在。只能宁可信其有，才能防患于未然。”说到这里，董翔副局长马上站起来，对站在大厅门口的几个人喊道：“刘向东！”

“到，董副局长，有什么事？”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快步跑过来问道。

“有关古西夏国千年瑰宝的事，刚才理查德主任讲的那番话，你们都听见啦？”董翔副局长严肃地问道。

“都听见了，我们几个正在议论呢。历史上，这些外国的冒险家，趁着我国朝代更替和兵荒马乱的时候，搞走了我们不少东西。现在，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刘向东点了点头答道。

“好，你是分管文物管理的处长，让有关部门好好研究一下，马上给各省地市文物局和海关，还有边防出入境管理局发个通报，要他们注意古西夏国文物的动向，严加防范，有什么情况要及时上报。尤其是宁夏文物局和博物馆，要他们高度重视。”董翔副局长扳着手指头，一条一条认真地讲道。“不要拖，赶快办。”

“是，我们马上去办！”刘处长应声答道。

雷厉风行，严加防范。理查德·米勒主任看在眼里，微笑着点了点头：“好啊，就是要这样。对付那些地下文物走私贩子，就要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让他们无缝可钻。”

二

美国，旧金山。

当地时间10月14日，18时46分。

这里是美国西海岸的门户。

狂风裹挟着厚厚的乌云，从天边压了过来，市区的天色一片昏暗，站在超美金字塔第48层楼的楼顶，约260米高的顶端向北望去，金门海峡已是山海难分，朦胧模糊。以往伫立在海岸边高不可及的巨大红杉林，现在也只能看见一排排粗壮的黑影。

金门大桥上的指示灯已经全部亮了起来，就像黑色布板上飘着一条弯曲的彩带。上面是一辆接一辆东来西往的汽车，开着大灯，飞驰着往家赶。看上去，简直就像一群累极了的蚂蚁，急着回到温暖的窝。

位于布什大街上格兰特街的南端，是全球著名的唐人街的入口。中国牌坊式的大门高高耸立，黄瓦红柱，几条飞龙在上面盘旋飞舞。在霓虹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绚丽。大门里整条街上随风散发出来各种诱人的菜香，让匆匆路过这里的人们都禁不住想起了家里的厨房。

在唐人街中式牌坊大门外20米的地方，有一栋12层高的欧式小高楼。雕梁画栋的大门门口右边，挂着一块镀金牌匾。上面用中英日印四种文字写着：蓝妮律师事务所。

一走进这栋小高楼的大门右侧，是接待室。室里靠窗的地方摆有两张高级大班台。台的对面是围成半圆的真皮沙发。中间摆有一张玻璃钢茶几。几上有一个小巧的饮水机，机旁放有几摞中型纸杯。

莎娜·李斜倚着坐在大班台边，面对着坐在对面沙发上的顾客，一边听他那滔滔不绝的叙述，一边皱着眉头不停地看一眼手上的腕表。她今年6月刚满28岁，雪白的肌肤，171厘米的身高，身穿黑色的套装，衬着大翻领白衬衣，脚穿一双半高跟黑色皮鞋。瓜子脸上高挺的鼻子，浓黑的双眉下是圆圆的杏眼，十分有神。略显高傲的嘴唇向下抿着，微凸的两颊上有一层淡淡的红晕，这是她来自亚裔高原民族的遗传特征。一头浓密的黑发整齐地束在脑后，挽成一个精巧的发髻，中间别着一根精巧的纯金发针。一眼看去，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职业女性。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前年考取了博士生学位，去年又考取了律师牌照，年初应聘到蓝妮律师事务所当实习律师。前天，为了一件伤害案的代理诉讼，她专程飞到加拿大温哥华取证，今天中午才急匆匆地赶回来。今年的10月14日，是她母亲普桑·李55岁的生日，也是她父亲夏尔巴·昌格60岁的生日。他们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所以她急着去取早已订好的蛋糕，然后回家看望3天未见的父母，祝福他们生日快乐。

但是，坐在她对面沙发上的这个亚裔男人，似乎一点都不着急似的在那里慢慢地喝着水，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英语，还不时夹杂着一些土语，不慌不忙地讲着什么。莎娜·李听了快两个小时了，也还没搞明白他到底是为什么事要找诉讼代理，就是他的姓名和哪里人也没问清楚。

“你会讲中国话吗？我会中文。”她又看了一下腕表，试探着问道。已经快到19时了，开车到家还要两个多小时，爸爸和妈妈坐在餐桌边，肯定是望眼欲穿

了。脚往地上一顿，她急得站了起来，想开口道歉，请顾客明天找个翻译再来：“嗯，对不起……”

就在这时，那亚裔男人摆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打开手机，只听对方讲了一句话，就关掉手机站了起来。然后笑咪咪地用十分标准的美式英语对莎娜·李说道：“莎娜律师，你是不是还有急事？”

“是啊，是啊，很对不起，请你明天再来好吗？”嗯，他英语讲得很标准啊，刚才怎么不讲呢。莎娜·李听了一愣，心里边纳闷地想着，嘴里却微笑着说道。出于对职业的追求，她内心里感到有些歉疚。自从应聘到蓝妮律师事务所，这个亚裔男人是第一个指明要她当诉讼代理人的人。作为律师，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一次。

“那你忙吧，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那个亚裔男人又诡异地笑了笑。话音未落，人已经走出了大门，消失在布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潮中。

很快，是哪天啊，也不说清楚。莎娜·李看了看那人的背影，摇了摇头。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打开一看，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请问，你是莎娜·李小姐吗？”

“我是啊，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旧金山市警察厅重案署的克里警官。”

克里警官，我不认识啊，是不是又是哪个无赖来纠缠啊。莎娜·李一边将坤包挎在肩上，一边掏出车钥匙往停车场走去：“请问你有什么事吗，如果没有什么事，我要开车了。”

“莎娜·李小姐，你别误会。”克里警官听出了话意，在电话里赶快说道，“你们家刚才发生了火灾，请你务必赶快回家，我在你们家门口等你。”

电话里，传来警车鸣笛的声音。

“我爸爸妈妈呢，他们好吗？”莎娜·李吃惊地站住了。

“你赶快回来吧，我们等你！”电话挂断了。

莎娜·李顿时疯了似的打开车门冲进车里，刚一发动就冲出了大门，向着金门大桥飞驰。

三

俄罗斯，圣彼得堡。

涅瓦河河边，埃尔米塔日博物馆。

当地时间10月15日，6时14分。

圣彼得堡，这个由伟大的彼得大帝在公元1703年亲手创建的伟大城市，曾经

作为俄罗斯的首都而闻名于世，素有北方威尼斯的美称。它坐落在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涅瓦河河口风景如画的三角洲上，河流纵横，气候适宜。如果你迎着习习的海风，坐在游艇的艇头，沿着涅瓦河游览，你就可以欣赏到彼得保罗要塞的雄伟壮观，冬宫和夏宫的富丽辉煌，斯莫尔尼和圣埃撒大教堂的庄严和神圣。还有那建于公元1782年，位于十二月广场巨石上，高5米，重20吨的彼得大帝纵马驰骋的青铜雕塑，远远望去如同一尊天神。以及横跨在涅瓦河和支流上桥头塑有4座驯马雕像的安尼契科夫桥、饰有4座带金翅狮身雕像的银行桥、建有象征古埃及艺术成就的狮身人面像的狮桥等300余座不同的吊桥。当你从桥下穿过时，似乎进入了一条辉煌的艺术走廊，让你流连忘返。

与巴黎的罗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齐名的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就位于涅瓦河河边。它于公元1764年由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所创建，由冬宫、小埃米尔塔日、新埃米尔塔日、旧埃米尔塔日和埃尔米塔日歌剧院五座雄伟的建筑群组成，占地数十万平方米，共有藏品270余万件，以绘画、雕塑、版画、出土文物等藏品闻名于世。尤其是达·芬奇的两幅《圣母像》、拉斐尔的《圣母子图》和《圣家族》、伦勃朗的《浪子回头》，以及鲁本斯、凡高、高更、塞尚、毕加索等名家的画作藏品颇丰。据说，要走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350间全部开放的展厅，行程约有22公里长。如果你想看全部藏品，一个人需要用27年的时间。它根据世界文明的分布，下设原始文化部、古希腊罗马世界部、俄罗斯文化史部、东方民族文化部、西欧艺术部、钱币部和科学部。而位于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西侧的冬宫，就是东方民族文化部所管理的远东艺术博物馆。

冬宫，是俄国昔日沙皇的皇宫。这是一座初建于公元1762年的巴洛克式长方形三层建筑。占地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东方文化部在这里共设有1050个展位，分别展出来自印度、中国、日本、东南亚、伊朗、伊拉克、印支半岛等数十个国家的精美文物。在这幢雄伟的建筑群下面，还建有两层宽敞明亮的地下室，里面设有406间大大小小的文物库房和档案研究室。科兹洛夫在公元1908年、1909年和1929年，3次从中国内蒙黑水城运回的几十驮古西夏国文物，就存放在地下室最大的402号库房里。

凌晨的6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远离北极圈的大城市中，都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分。但圣彼得堡却是个例外，由于它地处北极圈内，秋季的白夜，是它独特的景观。整个城市现在如同白昼一样，呈现在你的面前，恍若来到了月宫。就连冬宫广场中央，那根47.5米高的亚历山大纪念柱顶尖上天使脚下踩着的那条蛇，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谁也不会想到，来自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马丁·奉道，带着东南亚两个最为有名的杀手安福和查理，现在就潜藏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冬宫

地下室最里面的储物间里，耐心地等待着实施盗窃行动的时机。

身穿一身紧身黑衣，脚蹬黑色软布靴，看上去精明强悍，长相高大英俊，年届40岁的马丁·奉道，背靠着一大堆卷纸，坐在储水池的水泥盖板上，不时地喝一口矿泉水，又抽一口哈瓦那雪茄，看了看手表讲道：“嗯，已经6点多了，再等一会儿，就到了开门上班的时间，博物馆里所有的安保装置就都解除了，我们就可以行动了。他妈的，这个储物室也太小了，简直是臭气熏天。从昨天下午5点钟躲进来，蹲在里面已经13个多小时了，就跟坐牢一样。”

“没办法啊，这么大个建筑群，咱们这6年找来找去，还是只有这间储物室最适合隐蔽。清洁工下午4点钟一打扫完卫生，门一锁就走了。而且从这间储物间一出门，对面就是402号库房的办公室。被发现了要想逃，就把我屁股底下的下水道盖一揭开，就可以沿着下水道的出口，抵达涅瓦河边的停车场了。在30分钟内，我们就可以赶到圣彼得堡的国际客运港口，登上巴甫洛夫号客轮，中午就到了芬兰的赫尔辛基客运港口了。这些俄罗斯的警察，发现失窃后，再怎么精明，也绝想不到我们是走海上，肯定是直奔机场去了。”矮小结实，阴狠残暴的安福，大约30来岁的年纪，也是身穿紧身黑衣，仰靠在一大堆塑料桶上，微闭着眼睛，一边抽烟一边说道。他本是越南南方人，后来逃到菲律宾当了黑社会的杀手，在印尼因暗杀罪被判终身监禁，是马丁·奉道花重金把他从牢里救了出来，从此就死心塌地地为山下家族卖命。此人深怀两大绝技：枪法极准；什么样的保险锁都能打开。

站在储物间小窗户边，身材颀长，充满杀气，也是一身黑衣的查理，是一个亚欧混血儿，今年38岁，是澳大利亚黑社会狮子会的头目。他摇了摇有些疲倦的头，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抽了一口，面向黑暗中的马丁·奉道问道：“会长，你是我们的老大，前面6年都是你和安福到圣彼得堡来，这次是要采取行动了，才叫我参加。咱们花了10万美金，从俄罗斯人的手上买到了冬宫维修的地图，又花了6年的时间来调查研究，摸清这个东方文化部的情况，以及那个白胡子老头基里连科教授的行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这和咱们到中国去夺取千年瑰宝有什么关系吗？”

“查理，你现在睡醒了，才想起来问我。有些事呢，我还没来得及跟你细说。咱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和夺取千年瑰宝有关系，而且还关系很大！”马丁·奉道皱着眉头，仔细听了听四周，确信没有任何动静后，才抽了一口雪茄反问道，“你知道那个彼得·科兹洛夫·基里连科教授是个什么人物吗？”

“不知道，一个60来岁的俄罗斯白胡子老头，成天钻在破书堆里，我去研究他干什么，还不如去找个女人玩玩。”查理喷出一口浓烟，笑了笑答道。

马丁·奉道挪了挪麻木的屁股，换了个姿势坐了下来：“我告诉你吧，这个彼得·科兹洛夫·基里连科教授，就是俄国沙皇时期彼得·伊万诺夫·科兹洛夫上校最小的儿子。而科兹洛夫上校这个人呢，就是3次到达中国的黑水城，盗回

几十驮中国古西夏国文物的探险队队长。这几十驮中国古西夏国的文物呢，现在就在我这间储物室对面的402室里。基里连科教授受他父亲科兹洛夫的影响，在科兹洛夫死后，就一直从事中国古西夏国历史的研究工作。现在，基里连科这个老头儿，就是负责保管和研究这几十驮古西夏国文物的人，他不出差离开402室，我们就不好动手，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吧！”

“喔，是这样啊。”查理点了点头，抽了一口烟又问道，“现在好啦，昨天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这个老头儿今天早晨要坐飞机到蒙古国去开会，10天后才回来。等会儿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进到402室去，在那几十驮来自中国的古西夏国文物里，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不是啊？”

“没错，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调查，今天晚上又在这里窝了一晚上，就是为了从科兹洛夫运回的几十驮古西夏国文物里，找到当时古西夏国的一本书。”马丁·奉道又看了看表，答道。

“一本书，什么书啊，这么重要。”查理挠了挠头皮，惊讶地问道。

“哼，不但重要，而且非常重要。这个古西夏国，也真他妈的多事，建国后自己创制了一套文字，现在近800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去看那种文字，就像看天书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书，是千年前古西夏国编撰的一本书，就像我们在澳洲使用的《英汉大词典》一样，它是古西夏国文字和汉字对照翻译的书。现在这本书，就在对面402室的保险柜里。我们必须得到这本书，才能将老巴图亚尔手上古西夏国遗书抄件，准确无误地翻译成中国现在的汉文，从而准确无误地掌握夺取千年瑰宝的时间、地点和开取宝藏大门的工具，才能夺得千年瑰宝。属于你的那3000万美元，你也才能真正拿到手。”马丁·奉道冷笑一声，不慌不忙地答道，“查理，你说，这本书重要不重要啊？”

查理听了，这才完全明白了完成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就点了点头答道：“老大，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这本书对于我们的夺宝行动，确实很重要。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你明白了就好，等会儿行动时一定要高度警惕，把好退路。”安福一把摁灭了烟头，看着查理讲道，“其实，为了这本书，我和会长这6年来都研究了无数次了。现在，世界上能破译西夏天书的人，除了基里连科这个老头儿外，还有他的学生，就是中国银川西北民族学院的赵中阳教授。但是，无论是用钱买，还是绑架他们，我们觉得都不可靠。他们破译和解读得不对，或者是不准确，都会坏了我们夺宝的大事。只有书，才最可靠，不但可以将老巴图亚尔手上古西夏国遗书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就是在取宝过程中遇见用西夏天书标示的符号，或是路牌，等等，我们都能马上从书中找到准确的答案。你说，这个行动方案，是好还是不好啊。”

“好，太好了，有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书，可以说，夺取千年瑰宝将万无一失。”查理一听，竖起了大拇指称赞道，“会长，我昨天中午接到电话，

我手下的30个骨干分子，跟随董事长派遣的达尔文号货轮，已经抵达海参崴港口了，估计两天后到达乌兰巴托，从那里带10台车直奔策克关口，以进口驼绒为名，到银川来接应我们运宝。蒙古境内和海参崴港口，我带着人跑了几年，关系已全部都到位了，一路都可以免检放行。同时，我还租了一架飞机，停在策克关口旁边蒙古的达兰扎大加德军用机场，到时候装上货，我们还可以直接飞到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丁·奉道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好，查理，你这几年200万美元没有白花，终于打通了这两条进出蒙古的路线。除了这次可以用来运宝，以后还可以用来贩毒啊。你们两个跟着我好好干，我决不亏待你们。搞完了千年瑰宝，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尼的婆罗门宝藏。”

安福和查理一听，赶紧答道：“请会长放心，我们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好，这次回去后，我就先给你们每人发20万美元安家。”马丁·奉道得意地点点头，一把摁灭了雪茄烟头，看了看手表嘱咐道：“还有一会儿，就到7点了，到时候安福先出去，把402室的门打开，然后想办法打开保险柜。那本书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就在保险柜的最上面的柜子里。你要注意啊，那个保险柜有报警装置。我呢，在门口望风，查理负责守好退路，一有情况，马上用耳麦通知我们。都收拾一下，准备行动！”

冬宫的对面，是著名的埃尔米塔日歌剧院。在歌剧院的后面，是一片占地数十万平方米的高档住宅区。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东方文化部副部长彼得·科兹洛夫·基里连科教授，就住在第12栋2单元的101室。

刚到圣彼得堡时间6时30分，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东方文化部的秘书玛莎，就和专车司机准时开着车来到了基里连科教授的家门口，摁响了门铃。

“是玛莎吗？”灯亮了，屋内传来基里连科教授洪亮的声音。

“是啊，基里连科教授，飞机8时30分起飞，我们得早点赶到机场。下午，你在蒙古国历史学术研讨会上，还要发言呢。”玛莎站在门边，轻轻地说道。

“好的，我已经起来了，请等我一会儿啊。”基里连科教授坐在床边，伸了伸懒腰，站起身来走到门边，打开了门。

“好的，教授，你吃点东西我们再走，不急！”玛莎笑了笑。

“谢谢，你记着啊，上车时跟司机说，等会儿出博物馆大门的时候稍微停一下，我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还在402的办公室里呢，我去取了就走。还有啊，你晚上给中国西北民族学院的赵中阳教授打个电话，问问他有关破译西夏天书、编撰俄汉字典的事怎么样了，咱们手中那本《番汉合时掌中珠》，只是12卷中的第1卷，又只剩几张残页，对破译西夏天书一点用处也没有，现在就等着他的研究成果了。我人老了，记性不好，容易忘事，你记着啊。”基里连科教授